

我的
生活

第一冊

馮玉祥



我 的 生 活

(第 一 冊)

馮 玉 祥 著

宇 宙 風 社 發 行

我的生活

(第一冊)

版權
所有
翻印
必究

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初版
民國二十八年四月五版

實價國幣二角四分

著作者

馮

玉

祥

發行者

陶

亢

德

發行所

宇

宙風

社

上海霞飛路五四二弄

四號電話八五六四五

印刷者

中國科學公司

目次

第一章	我的家世	一
第二章	康格莊	一〇
第三章	入伍前後	二四
第四章	河邊的眼淚	三九
第五章	光緒二十六年	四八
第六章	從淮軍的教習到武右軍的兵	五九
第七章	副目 哨長 隊官	七二

第一章 我的家世

我的家世，我生長的環境和我所處的正在急劇變化中的時代，都是我的個性、思想，以及一切行為活動的搖籃。

我的原籍——安徽巢縣竹柯村——我始終沒有回去過。（註：一九三七年春天我纔第一次回返故鄉。）對於故鄉，我知道的雖然很多，但並不具體。我現在所記述的原籍的家世情況，都是小時候從我父親口裏聽來，零碎蓄積起來的。

我的父親本來是個泥瓦匠，名字叫做有茂，一八四五年生於巢縣竹柯村；早年家裏奇窮，不得已同他的兄弟分居度日。伯父同三叔當裁縫糊口；四叔做一個佃農，替地主耕種着土地；父親曾一度當過僱工，但後來不久即投身行伍。

祖父的一生，每天都在窮困中掙扎着，晚年生活益發窮困得可憐。一次，祖父病了，家裏一文不名，買藥的錢也無從籌措。父親無計可施，於是跑到巢湖去摸魚，賣得了錢，再買藥回來給祖父吃。去摸魚的時候，往往懷裏揣着一袋「鍋巴」預備餓了好掏出來吃；若遇到家裏連「鍋巴」也沒有，空着肚子在外頭待一天，是經常有的事。

祖父的病愈來愈重，轉眼到了嚴冬。這時巢湖邊上結了冰，摸魚事實上是不可行了；父親在無可如何之中，就想法子，在冰上鑿一個大窟窿，邊上放一盞油燈，引誘魚往上跳，等到跳上來，他就很快的撿起來。

一天晚上，風刮的很大，雪花紛紛地飛舞着。父親如平常一樣，照例拿着燈，蹲到巢湖裏去捉魚。祖母在家裏照料着，躺在舖上呻吟不已的祖父，一邊却在望着巢湖裏衣服單薄的父親。家庭的生計日益艱難，思前想後，處處都是觸人憂傷的資料。每到祖父呻吟停止，漸漸入睡的時候，祖母就輕輕地走到門口，對着茫茫的雪夜凝神，直到父親披着滿身雪花回來，她老人家纔能安心。

父親日夜焦憂勞碌，也漸漸地病了；雖然病着，然而摸魚的工作却仍然不能丟棄。

生活的窮困還不算數，偏又遇着洪楊革命，全家因急於逃難，一生辛勞的祖父就在這時候喪失了他的生命。在那樣一個動亂的時代裏，不消說，死者的死與生者的生，一樣都是無關重要的。

因為長期在窮困中掙扎，長期照料着祖父的疾病，祖母的體力已經漸感不支，並且年紀老邁的人，身體精神本就十分衰頹；姑叔年紀又幼小，人事未更，處處增加了父親的拖累與苦辛。在這種情況之下，一家人離鄉背井去逃難，的確難爲了我的父親。我記得父親談到這些情形的時候，往往突然地淚如泉湧。我寫到這裏，停筆凝思，當時我父親談話的悲哀的神色，依舊清晰地浮現在我的目前。

祖母不堪長途跋涉之勞，不得已由父親背負着；小姑小叔跟在後頭，蹣跚地走着。時間久了，姑叔也漸漸地走

不動，就抓着祖母的衣襟啼泣。到了這種時候，祖母只得從父親身上下來，另外又由父親找到一根扁担和兩隻籬筐，將小姑小叔裝在兩頭，挑起來趕路。而祖母只好跟在後頭，踉蹌地隨行。走了不遠，就是一條從巢湖分來的河流橫斷着去路。原來這裏本有專渡往來行人的船隻，可是在這兵荒馬亂的時候，却連船的影兒也不見了。大家不由得焦急起來，特別是我的父親。後來父親跳下水去，試探了一下，幸虧河水尚不甚深。於是父親用一隻木盆把祖母和叔叔一一渡過河來。正預備繼續向前走，忽然對岸又跑來兩個十七八歲的姑娘，神色驚慌，看光景也是剛逃出來的。她們看見河裏沒有船，又不知水有多深，於是更加慌張。這時後面亂兵的擾攘聲已經隱約可聞，她們望着祖母等用木盆渡過，自己却無法可想，情急之下，就跪在岸上大聲呼喊，要求救命。祖母遂命父親回去，將她們倆渡過來，一同行走。

當天晚上，走到半山中一個破廟裏住下。父親因為年紀輕，覺得和兩位陌生的女客住在一塊，不大方便，於是自己在外面露宿了一宵。這種亂不忘禮的舉措，充分地表現出父親的嚴正和古板的個性。日後我個人的精神生活，受了這類情形的感化和影響亦不小。第二天，剛動身要走，兩個姑娘忽然跪到祖母跟前，懇求祖母收留她們做兒媳婦。因為他們覺得自己的年齡已大，同行的又不是自己的親故，長此下去，無論如何不是了局；何況離亂之中，自己的家屬又向那裏去尋找？倒不如就此結合為一家人的好。這種突如其來的要求，在祖母實在是初不及料，當時就毫不遲疑地婉言拒絕了。但是兩個姑娘却已拿穩主意，一再懇求，跪在地上不肯起來。祖母不得已又去徵求

父親的意見。父親向來正直不苟，何況這事頗有乘人之危的嫌疑，當然更加不肯容納。等祖母的話說完，父親就鄭重而且堅決地說：『無論怎樣，這事萬不能答應。』事情也真湊巧，恰恰第二天在路上遇到兩位姑娘的父母，當時就把兩位姑娘交給她們的父母領走。這兩位姑娘同她們的父母團圓了，歡喜自不用說；父親同祖母少了一層累墜，同時精神上也得很大的愉快。

這裏以後，全家逃到一個偏僻村落的破廟裏，住了一個頗長的時期。這期間，歷盡了許多艱難和酸辛，吃，喝，穿一切生活需用都無着落。經了若干轉折之後，父親纔投到一家張姓家做傭工。這是父親正式充當傭工的時期，同時也是他投軍的始點。

張家是個地主，家裏有兩個兒子。老主人渴望他們獲得功名，支持門第，因此在父親未來以前，已經請了一位武術教師在家，替小主人教些石頭弓箭刀槍一類的課程。兩位少爺却和一般的闊少沒有兩樣，一切纨绔子弟的習氣無不應有盡有。穿的綾羅綢緞，吃的離不了雞鴨魚肉，早晨老不起床，叫一聲，哼哼大半天沒有動靜。

父親生性勇武，酷好武藝，看見小主人放着這樣好的教師在家，不知努力上進，心裏着實惋惜，於是不時在那教師跟前討教幾套；空閒的時候就搬石子，耍弓箭，獨自苦學潛修。教師看見父親窮苦而有志氣，工夫也很有根底，心裏喜歡，加倍盡心指教。這樣練習了一個時期，父親的技術已經大有可觀。

考期到了。父親奉命担着行李送小主人去應考；不知由於怎樣的一個機緣，父親也得到入場應試的幸運。進

了試場，兩個闕少連射了三箭，一箭也沒有射中，石子不消說也沒有舉起來。下來了，臊得面紅耳赤。結果是名落孫山。平素嬌生慣養，一點苦功也沒有下過，臨時自必當場出醜，給爹媽丟臉，這也是不足奇怪的。父親與試的結果，三箭都射中了，石頭也舉的合格，居然及第了。這在他自己也是沒有料到的。久經折磨的父親，這時才覺得稍稍吐了一口鬱悶之氣。

父親考上了武庠，祖母却因此受過一次很大的窘困，說起來也很有趣味。原來父親傭工的期間，祖母已返故鄉竹柯村。故鄉雖然並沒有可留戀的地方，然而生活到底比較外鄉容易些。外面人地生疏，生活艱難，再三地考慮，祖母才離開父親回鄉，爲了分在兩下，日子更好過一點。父親及第之後，送報子的星夜到竹柯村報喜。在清代科舉盛行的時候，有人專門靠着報喜爲生，每逢榜張出之後，這般人瞅着榜上的一個名字，看清籍貫，即疾驅的拼命跑向目的地去。跑的快了，可以得頭報，多賺些賞錢；若是慢了，成了二報三報，就不值錢了。任何人家的父兄，接到自己家子弟功名成就的喜訊，誰都樂意掏些賞錢，表示自己的快慰的。但是這次報父親喜訊的報子，可算是生意不做了。報子到家的時候，祖母赤着腳，挽着褲腿，正在田裏插稻秧，無論如何，也沒有想到這時她的兒子會考取功名。送報的查問了半天，才有人把祖母從田裏找回來，祖母到了家，院子裏已經站滿了人，看見她來了，一擁圍上來，亂嚷着賀喜，大家都說她從此苦盡甘來，吉利話說了一大堆，弄得祖母大半天茫然不知所措。俗語說，自己的苦只有自己明白。祖母的艱難也只有她自己知道。大家正在恭維賀喜，吉利話講的起勁的時候，却不想字字都刺激了祖母。

的神經，使她聽了傷心；在一片笑語歡騰聲中，祖母忽然嗚咽起來了。家裏一貧如洗，四壁蕭然，每天兩餐飯都發生問題，拿什麼招待報喜的呢？一樣的喜訊，到了窮人家，便變成了無法應付的難題！後來多虧馮文煥的祖母（我的本家嫂子）察知了祖母的隱衷，趕快的跑到家裏，兜了一些雞子和幾斤米過來，替祖母發賞給那報子。可是報喜的却大大的不高興，經鄰里多方勸解，才勉強打發他走，算解了祖母的圍。

考取武庠，雖然算不了一件什麼了不起的大事，可是父親的生活却因此發生了很大的變化。這變化實含有嚴重的時代意義，決不是偶然的。

自從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爆發，數千年來閉關自守的中國經不住帝國主義砲艦的轟擊，終於被迫着大開門戶。於是國際資本主義的洪流一湧而入，中國舊有的經濟政治的壁壘開始發生急遽的變化，滿清的封建統治也走到了日暮途窮的境地。這一新時代的開始，其徵象就是普遍的農村騷亂與新的政治鬥爭的醞釀和發展。一八五〇年洪楊革命的爆發，明顯地，即是那外來的與內在的經濟政治條件之下所產生的一個革命運動。經過這次浪潮的泛濫以及戰爭的延長與擴大，那些和土地緊緊束縛在一起的農民，至此也不得不離鄉背井，流亡外地。太平軍在廣西起義，不久即連續佔領贛、皖、蘇、浙等省；滿清軍隊與之轉戰於長江流域，前後達十一年之久。這一期間，東南各省農民四散流亡，其中有的投入太平軍，有的應募而為淮軍湘軍以及其他滿清軍隊總之，生活上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。所以一次時代的變動，固然影響國家的政治前途，同時也影響到個人的生活以及一切活動。不

過這些時代的意義，在當時並不爲參與其間的個人所自覺。父親的由流浪而爲傭工，由傭工而取中武庠，開始從軍，很明顯的正就是這些農民之中的一個例證。他之所以離開農村社會，在他自己看來，或者不外是生活的威脅與企圖上進心理的驅使，其中複雜的時代與社會的意義，他不消說是絲毫沒有意識到的。

父親取中武庠，是他從軍的一個重要關鍵。他最初投身銘軍。銘軍，爲劉銘傳所帶領，故名。他是淮軍將領之一，在晚清很負盛名。父親初到軍中，在差遣隊當差，後來慢慢地升到哨長和哨官。

清末，帝制的統治整個發生了裂痕。洪楊之役好不容易平定了，「捻子」相繼發動於安徽，河南，山東，直隸各省。不久陝甘回亂又復爆發。這些事實，正是滿清政府腐化與無能以及慘酷壓迫的結果，因此，不僅激起了漢族的暴動與革命，連其他民族也對它仇視起來，反抗起來了。

陝甘回亂雖然僥倖平復，但其殘餘勢力又在新疆一帶蔓延。清廷不得已就頒佈左宗棠督辦新疆軍務的命令。因此父親即隨軍由西北開赴新疆。那時軍事上的設備都幼稚得可憐，而且對於士兵的待遇也是豬狗不如的。這樣橫貫數省的長途行軍，嘉峪關不設兵站，士兵的口糧一次發給八天，全是生紅薯，由各人自己背負着。從內地到新疆，一條黃沙漠漠幾千里的長途，本來儘夠人走的了，如今再加上八天口糧的生紅薯，總計至少在十五六斤以上，壓在背上，叫人怎麼受的了？這樣的長途跋涉，一天一天，好像永遠走不到頭。一路上，餓了的時候是以紅薯充飢，渴了的時候，仍然是以紅薯止渴。這種生活，不說多天，就是三五天，父親以及其他任何強壯的同伴，也都有些爲

難了。幾天之後，大家已經支持不住，但是終於勉強掙扎着到了駐守地。後來父親告訴我說，從這時候以後，他看見紅薯頭就發疼。有一天在保定府街上走，遇到一個賣紅薯的，他看見了，立時噁心作嘔，連連不住的吐出酸水，這是我親眼看見過的。

從新疆回來，隊伍開到山東濟甯駐防；父親就在這裏結了婚。外祖母家姓游。第二年生我長兄基道，後來一共生了我們兄弟七個。當時因為生活艱難，兄弟們營養不足，死去了五個——三弟長到很大，後來也死了。長兄出世的第二年，銘軍就解散了。父親就和母親帶着長兄回南，本來預備考試武魁，但後來沒有考成。四年之後，父親重復到濟甯。從這時候起，姥姥就沒有找着；只打聽得她是因為荒亂，幾年之前已流離他鄉。一九三二年我在泰山住，曾託人到濟甯探詢過一次，結果只找到一個表弟和一個叔伯舅舅。我母親同我舅舅的乳名，至今我長兄還能清晰地記着。

父親在濟甯沒有久留，即從新入伍隨淮軍至直隸青縣興集鎮。生我的那年，正是父親到興集鎮的次年——一八八二年即光緒八年的秋天。在我出世的前幾個月，朝鮮發生了士兵大暴動，失勢的大院君利用亂兵顛覆新政府，並且襲擊日使館。因此中日雙方都派兵馳赴朝鮮，幾至釀成戰端。更遠之前，美政府經李鴻章的介紹，在仁川港與朝鮮締結美韓通商條約。以後法、德、俄、意、奧諸國都先後派遣使臣赴朝鮮，締結修好通商條約。這些都加重並且加速了日後中日戰爭爆發的原因和發展。

我出世的那年，祖母已經去世了。當我長兄隨父母回南的時候，祖母還健在着。因為我長兄是在北方生的，所以祖母就給他取個名兒，叫做北寶。我既然得不到祖母給我命名，父親就順着祖母的意思，給我取個名兒，叫做科寶。「科」大約就是指科舉而言。

後來李鴻章到直隸，淮軍分駐於津郡各屬。於是保定府「五營練軍」開始，父親就到保定府，全家也都搬去同住。因此，這兒就成了我兒童時代的養育之地，成了我的第二故鄉。我現在說話操的是保定府口音，也是這個緣故。

上述家世，正替我埋植了一個艱苦的前途，並且替我打下後來奮鬥的基礎。

第二章 康格莊

在保定府城裏住了不久，全家即遷移到康格莊。遷移的動機，主要的是爲減輕經濟上的負擔。那時我大概才三歲的光景，對於人事雖然尙很淡漠，然已漸能認識，並且嘗試着要瞭解人生種種迷惑錯亂的景象。

康格莊距保定府城東約有二里之遙。我們初搬到這兒，在村的小西頭路南賃了陳家的兩間西房住着。大約房主人的境況也很艱難，房子很不好，房間怕只有一丈餘長的光景，房身也非常低矮，父親立起身來，舉手可觸着頂上的樑木。屋內除了睡眠的土炕及造飯的地鍋之外，很少再有空隙的地方。棹凳等的陳設不消說都是沒有的。客人來了，連坐的地方都感到困難。這時父親那種謙窘的樣子，看了真令人難過。這與其說是家裏來了客人，倒不如說是父親的難關來了恰當。四圍的牆壁，因爲年代久遠，風吹雨淋，都已漸漸地鬆弛崩潰，成塊的泥皮常常向下脫落，更因造飯的緣故，炊烟在牆上塗抹了一層很厚的黑堊，襯映得滿屋裏黑漆一團。最討厭的是吃飯的時候，一掀鍋蓋，頂上的灰塵就同秋天的落葉一樣，簌簌地望下降落，有時猛烈的水蒸氣上衝，多年停滯在屋頂上的灰塵也會掉落下來，弄得滿鍋裏烏涅白造，令人看了無法下箸。平常坐在屋子裏，若稍微留心一下，就會看見細雨似的煤灰滿處飛舞着，地上，衣服上，被子上，無處不是塵屑。這兩間齷齪不堪的房屋，就是我們全家安身立命之所，會客，

睡覺，廚房，餐室，統統都仰賴着它。

經了長時期的辛勞刻苦，家裏積聚了一百六十吊京錢，始在康格莊南頭典了一所葛姓家的房子。這所房子一共七間：三間正房，兩間東房，正房東頭另外還有兩間小房間。能夠住這麼多的房間，比較以前總算寬暢了許多。搬家的那天，孩子們固然歡天喜地興高采烈的呼喊，就是大人似乎也是異常欣慰的。

一天黃昏，父親同母親正在屋裏坐着談話，母親一手抓着我的手，一手撫摩着我的頭髮，眼睛直向我的左耳朵看着。一回兒，她對我說：

『科寶，從前你受不了屋裏黑暗骯髒的苦，常常撒腿就望外跑；幸虧門神爺一手把你抓住，你才沒有跑掉！看看你的左耳朵不是缺了一塊嗎？』

母親說話的聲調愉快而自在；說完了，抬起頭來，望了望父親。兩位老人臉上都浮現出從未有過的可珍貴的微笑。

原來我的右耳朵大而長，左耳朵却比較的方短。這大概因為在我吃乳的時候習慣於向左邊側臥，大人又整天忙於操作，沒有功夫顧到孩子身體正常的發育，日子久了，左耳朵就比較右耳朵短小，沒有得到平均的發長。母親同我說的話不過是借此拿我取笑罷了。

家裏生計艱難，年幼的孩子也不能不幫同大人操作。我七八歲的時候，便有時同家兄到野地裏拔草拾柴。每

天吃過早飯之後，各人背着自己的草籃，拿着鐮刀，下身穿一條露着半截腿的褲叉，跳跳蹦蹦的向草地裏進發。這時真可說是我一天中最洽意的時候。自然的幽美，長空的遼闊，在在煽發了我潛伏着的生命的火燄。清脆的鳥聲，唱着生命的讚美歌，委婉而動聽；迎面吹來的微風拂到臉上，一種愉快的感覺，似電流一樣，傳感了我的週身。情不自禁的時候，我就放大了喉嚨，喊上幾段梆子腔，發洩心中的積悶。湊巧成羣結夥的拔草拾柴的小朋友們遇到一起，笑笑說說，跳跳唱唱，那就更熱鬧有趣了。拔草的地方，大都在高粱地裏。拔的是一種黃草，可以用來餵馬，晒乾了，也是一種很好的燃料。

一到收割麥子的時期，保定府附近，衣服襤褸的農夫常常成羣結夥的去拔麥子。這時我也隨着大家同去工作。

農民生活的艱苦，如果不去實際體驗，怎麼樣也是難以想像的。勞動者的苦楚，只有勞動者自身才能夠知道。後來我自己怎麼樣也難以克服的農民性格，都是我過去的生活遺留給我的。這種生活與環境，深切地影響到我日後的思想與情緒，影響到我日常處理事務的習慣，以及我訓練軍隊的方法；同時直接間接也使我必然的傾向革命，並且時時刻刻忘不掉改革勞苦大眾生活的職志。

我現在略舉幾件事談一談。

夏天，高粱快要成熟，桿上的葉子照例須經一次披剝，據說這與它的穀實的發育有很大的關係。保定府的慣

例，披葉子的時候要敲鑼，一敲鑼，大家都鑽進高粱地裏去，誰披了誰要。每年一到這時候，我往往把其他的工作放置不顧，專門到高粱地裏去披葉子。因為這種機會實在太難得了。披葉子的苦楚，到現在想起來還使我頭暈。地裏好像一座大蒸籠，一鑽進去，就覺得窒息氣悶。四圍密集着的高粱，一株接連一株，一點風也吹不進來。上頭熱刺刺的太陽晒着，蹲在裏頭，簡直是麵包烘在火爐裏；汗水雨似的滴着，頭上像有一個鐵箍緊緊箍着，胸口像有一團棉花塞着。這種苦，自然不是我自己願意受的，但一想起家裏的情形，又不能不狠着心，咬着牙，強打精神去披。有時從早晨直到晚上，赤着腳，挽着腿，袒胸裸臂，在裏頭披一整天，中間連飯也不吃，因為怕耽擱了時間，葉子都被別人披完了。出來之後，低頭一看，頸子上，胸膛前和兩隻臂膊，都起滿了鮮紅的痱子。由於過度的疲勞，不僅飯吃不下去，連水也懶得喝。頭，耳朵，轟轟地作響，口腔和咽喉裏淤積着一股很厚的苦澀的粘液，一噎上來就要嘔吐。

到了冬天，原野上無草可拔，地裏也沒有可尋找的燃料，於是就到樹林裏去投乾枝棒。所謂投乾枝棒，就是利用一根較粗的枝桠，向樹枝稠密的地方投去；冬天樹枝特別乾脆，只要擊中了，就很容易斷落下來。這樣投個半天，落下很多的乾樹枝，收拾起來，背回家去，可以燒一兩天。另外我又常常穿楊樹葉。北方楊樹特別多，一到隆冬，樹葉兒完全脫落，遍地都是。穿楊葉的方法倒也很巧妙：是用一根細棍，一端削得尖尖的，一端刻一道槽，繫上一條長繩，把削尖的一端戳到葉子上，隨手擡上繩索，很快地就可以穿一串。我冬天的生活，大部分是在穿楊葉和投乾枝棒兩項工作上消度過去。